鴻鵠之志 天地為我

—— 教育與學術發展的省思

◆ 文／閻雲　臺北醫學大學校長

最近有機會去港澳考察教育，不論是即將啓用新校舍的澳門大學，還是有著悠久歷史古樸的香港中文大學，均遇到許多臺灣的教授，在熟悉中又夾雜著有些時空錯亂的感覺，以及港澳當地學生的英文口語能力，都教我感觸良多！

此行中，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澳門大學位於廣東省珠海市橫琴島的新校舍，由於澳門大學的爭取，在擴展大學教育的大前提下，中國大陸就這樣將珠江邊橫琴島的一部份土地設為特別行政區，撥給澳門大學使用。澳門還特別開了首條人車兩用海底隧道連接兩岸。

而嶄新校園中的二十九棟大樓，歷經兩萬名員工努力，不到三年時間，就平地起高樓，或許可以視之為行政力吧！不僅美觀，更是整齊劃一。但我卻不禁暗自想著：未來，世人在讚歎它們的壯觀與現代感之餘，是否也能認同這二十九棟相同風格且以任務導向同時竣工的建築？還是與我一般，心中留下一絲惋惜？畢竟教育是百年大計，校園建築也是最佳的人類發展建築史與生活史的縮影——看著清水模板的水泥樸實房子，乃至玻璃文物牆的光影反射，再混搭著簡單線條幾何的現代美學製作出來的空間，品味著一所學校逐步地自筆路藍縷，一直走向康莊大道的歲月軌跡——是不是更別有風味呢？

其後我又到了香港中文大學，校區座落在沙田山丘上，從新亞書院開始，後集結三個學院而成至今，校園角落有一方水池，恰可以遠眺外海小島，景致十分宜人，這個角落被叫「天人合一」，確也名副其景。「天人合一」

是紀念錢穆先生當年創辦新亞書院，也是他最後一本的著作，取其名，思其人，用其景，表達他對整個環境的未來期許，而教育的最高目標，不也是在訓練我們的思維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，探索宇宙的奧妙！？

港中大的校園景象與澳大迥然不同，每棟建築因為發展年代不同，呈現各種不同風格，有些儉樸，有些窄小，當然也有宏偉壯觀的建築，錯落有致，雖然不一，卻另有一番美感，畢竟大學教育是永續，昨日的簡陋造就了今天的偉大。

兩校各有千秋，澳門大學放眼未來，而中文大學因為過去奠定了良好的基礎，現正快速地起飛中。即使兩所大學的建校時間不同，外觀有異，但我們卻發現有一個共同點：就是很多來自臺灣的教授，在親切感之外，不免有些時空錯亂之感，這些教授多偏向於文、史、哲、商、經濟、政治及法律等科系，少數也有生技專長。耳邊聽到的是臺灣式的國語，談的多是臺灣的制度，他們卻將所學帶到港澳地區，文化的同文同種，不僅讓他們能夠很容易地融入，更重要的是，也得到了充足的資源與研究經費，發揮所長。

一方面替他們高興，另一方面也不免有些擔心，他們的年紀多在四十多歲上下，應正處於教育生涯中最大生產力與發揮的年齡，原本也該是臺灣各個大學中流砥柱，擔任所長、系主任等行政職務。

不可免俗地，他們也都提及離開生長地方來此發展的錯綜複雜因素，極少是為了三到四倍的薪水，在輕鬆的交談中，不難發現他們對港澳提供的研究與教學環境極為滿意，高薪或許只是對他們努力付出的一個回饋象徵；有些是攜家帶眷，還要面臨小孩的教育問題，高薪不過是一些彌補而已。

很明顯地，他們在新環境中重新開展他們對教育下一代的承諾，以及他們在工作上受到的重視與成就感，更讓我深切地體會到工作前景對他們的吸引力，遠遠高於薪資。

事實上，不僅是港澳，還有新加坡、甚至是大陸內地，我們不斷地看著優秀的教育人才流出，令人不禁感嘆：「為何他們做這樣的選擇？是受限於臺灣教育資源，而不得不做的抉擇嗎？還是臺灣的教育體制中，哪一個環節出了問題呢？」

「挑戰自己」幾乎是他們一致的心聲！印象深刻的是在澳門大學住宿式學院的一位年輕老師，他毅然離開臺大教職而加入澳大的原因，是因為在那裡他可以盡情施展所長，做他想做的事，廿四小時付出，當然他也因此得到應有的相對優渥薪資回報。

學生是我觀察到的另一個面向，在澳大與港中大時，也接觸了一些學生，我驚訝地發現他們的英文程度普遍地比臺灣學生好，甚至可能好很多。誠然，港、澳地區要讀到大學不易，學生皆是菁英中的菁英，但以臺灣的菁英大學中的好學生與他們相比，也不一定比他們強，讓我再次捏把冷汗，當我們銜接國際時，連表達能力都在弱化，又如何銜接？或許我們不能將臺灣變成一個英文化環境，至少我們可以創造一個英文友善的環境，給下一代多一些學習與接觸英文的機會。

若從更正面與宏觀的角度來看，對教育人力流失的現象，或可不必太悲觀。地球是平的，在網路四通八達的時代，人的行動力已不受出生地或居住地限制，這些出走的優秀教育人才，有鴻鵠之志，天地為我，到哪裡都可以傳道授業解惑。但是若政府能有更佳的支持與配套措施，讓文化亦隨人才輸出，這樣的策略思維會不會更好一些呢？（整理／趙慧珍）

營造全英語的學習環境培育人才。圖為花蓮慈濟中學新生美語夏令營。攝影／陳惠萍